

金

罍

子

金鼉子下篇卷之四十

明上書侯陳 絳用揚甫者

會真陶望齡周望甫閱

回已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禍哉 栢人者。迫於人。高帝幾中貫。回武帝微行至栢谷。遂

各有先兆 爲老父所窘。彭下岑彭下。於刺客馬燧。兵管埋懷

村。果擒李懷光。契丹主至。叔胡林而死。吳璘大敗
金人於殺金坪。近時廣西尚參議玟與同姓一都

司征徭俱敗。死於雙倒馬關。江西寧賊兵敗。汨舟
黃石磯。嘆曰。我固應失幾於此。已而就擒。數事餘
冬錄序撮之。余又疏所憶數事。東漢睢固。字白菟。
大司馬張楊爲將。楊醜所害。睢固殺醜。屯兵射犬
城。或言將軍字菟。而此邑名大菟。見犬必驚。宜急
去。固不從。漢興平四年。曹操斬之於此。見水經注

晉張植伐焉耆國。其國王熙率衆先邀之於遮留
谷。植將至。或曰。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
果有伏。發馳擊敗之。秦王苻堅之伐晉也。攻陷項

城駐師焉。苻融偪晉將軍胡彬於峽石。白堅賊少
易俘。宜速進。衆軍倚禽堅大悅。捨大軍於項。以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
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唐竇建德舉兵。至井
陘之牛口峪而敗。先是童謠云。豈入牛口。勢不得
久。李密歸唐。封邢國公。後叛。唐兵追之。至陸渾。乃
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側有亂石縱橫。頗妨人行。
時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唐高祖崩。太宗詔營
獻陵於京兆府。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卽唐朱之驗。

而後唐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爲再造之徵。朱
梁許州節度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
身綠毫。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構
屋宏敞。號金龜堂。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
之。指左右曰。金龜堂。今歸我也。宋楊繼業與契丹
耶律邪軫戰。伏發敗走。至狼牙村。心惡之。旋中流
矢被擒。狼牙村者。以楊羊同音。

晉成都王頴假陸機後將軍大都督。討長沙王乂。機
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及與乂戰於鹿苑。機

不在節
之兆

軍大敗。機尋被譖誅死。王澄爲荊州刺史。時京師危迫。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爲賊鄒嚴疑所間。散衆而還。竟不能進。宋武帝統軍討盧循。循走豫章。悉力柵左理。大軍次左理。將戰。帝麾之。麾竿折。旛沉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唐哥舒翰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駢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衆惡之。已而出關。次靈寶東原。與賊將崔乾佑戰大敗。遂降賊。其子曜擢東都汝

州行營節度使將兵萬人討李希烈帝祖通化門是日牙于折時以翰出師如此而斬持竿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俄而曜擊賊收賊將汝州人周冕以獻牙旗折節柱折麾竿折皆非吉祥也而勝敗殊應者以陸機王澄哥舒翰則敗以劉裕哥舒曜則勝然則勝負在其人與時不在旂節之間也

熒惑守心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占者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景公不許星節徙舍公亦無恙後二十一年而公卒漢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逼丞

仁宗
破陰
陽拘
忌之
感

相翟方進令自殺。以當天變。三月丙戌。宮車晏駕。宋嘉佑中。將修東華門。大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牘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一言破世俗陰陽拘忌之惑。可謂英斷。然晉徐邈傳。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曰。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辟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據邈之言。亦似有理。

士大夫上官類忌正五九月。宋相庵趙師俠拜命曆。

上宮
忌三
五九
月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四

云。今人不用正五九月。訪彼名流。稽諸故實。皆無所據。愚嘗論之。正五九月。斗建寅午戌屬火。臣爲商。商爲金。火能制金。是以忌之。壇經云。正月上旬。與九月下旬吉。往賢本指以正月上旬。火力猶微。九月下旬。火力已滅。故不曰凶。或得吉日時辰。此不足執。惟金曹避之尤緊。按其說。差有理。釋氏知論。迴云。天地有四大神洲。中國爲南瞻部洲。天帝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此三月。省刑修善。然則俗忌。

納后
受禪
忌九
五月

上官以此。三月禁屠宰。止誅撻也。吁誕妄至是。夫
帝之鑒物。庸嫉鏡乎。則照之所遺多矣。以其照之
所及。矯飾修善。則一歲之中。此三月之外。皆怙惡
之日。何欺天也。此三月之中。當官行政。使刑當其
罪。亦何忌之有。

趙師俠但見拜命曆。知正五九三月。爲上官者所忌。
按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是
帝王婚娶忌九月也。北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
景業請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

於其位。是帝王禪受亦忌五月也。

忌日
忌月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齊張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按記云。忌日。此乃有忌月。晉志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也。非禮不經甚矣。唐王志興建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冥福。自唐始有天子誕日。以爲節。至是且復有誕月。

頌赦
而帝
疾瘳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

官鬻獄。囚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善而災惑退。合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予謂此晉卿精於數。知帝當且起。又知天下多冤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矣。非法也。嘗試一爲之。異時且有左丞相疾革。家人請赦重囚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

所

金史宣宗嘗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然予見宋人改齋漫錄。載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上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皆由至尊。上默然。卽以二小盒各書數字藏於內。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息。封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司。約及半道。命甲携

景瀛
利用
禍福
甚奇

一繼往。無何內東司保奏甲推息。上怪問。乃乙至半道。足跌傷甚。甲遂先到。不應兩事酷類也。曩予在刑部。嘗以事詣端門。會諸內監喜談此事。乃又謂在宣德間事。大抵是一時一事。人競傳之。而訛耳。

宋侯莫陳利用以黃白事。寵信於太宗。宰相趙普奏其殺人及諸不法。果案得姦狀。詔除名。禁錮商州。初籍其家。俄詔還之。運副宋沆以籍利用家。得書數紙。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始怒。令中使鬻

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新安。馬旋寧而
踣出寧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國朝宋
濂謝病家居。

太祖偶以薄故。遣使驟騎往誅之。旣而悔之。復遣騎
追赦之。會前使至錢塘江。以雨沮三日不得渡。後
騎追及得免。兩事禍福甚奇。使微三日之雨。則景
濂亦利用矣。抑謂兩人邪正異軌。而殃慶各召耶。
金張柔爲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燕帥孱赤台數凌
柔。柔不爲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行臺召柔幽之。

人生
死皆
有命

知天文

土室。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柔苟不當死。殺柔者死矣。信乎人之死生皆有命也。

晉孟觀解天文。趙王倫篡位。署安南將軍。臨河北諸軍事。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座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惠帝反正。斬首傳於洛陽。遂夷三族。而不知帝座無變故。惠帝所以反正也。南宋孔熙先素善天文。知文帝必以非道篡駕。當出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時彭

城王義康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說范暉輩佐義康謀反事。泄伏誅。義康坐免爲庶人。後元凶劼果弑帝。而武陵王駿爲江州刺史。入討事定。遂卽帝位。江州之言竟驗。而不知乃後江州。非前江州也。孟觀熙先皆知天不知人耳。正德末。吉水舉人劉養正亦頗諳天文。以帝星耀吳頭楚尾。力勸宸濠反。竟敗。而

真天子龍潛江漢間。渠不知也。人不可知。終是天不易知耳。

祥禍
非閑
地

羊祐
鑿祖
墓

史稱袁安父歿。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三公。須臾不見。安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而其後董卓亂。卓怨紹術起兵。殺太傅隗。太僕基及其族。尺口以上。男女五千人。皆下獄死。君子曰。使地果爲袁氏之祥。則異日之赤族。非人也。使人自爲袁氏之禍。則其世爲三公。亦非地也。

墓之有相。始見於漢晉之世。史言有善相墓者。言羊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

風水
惑人
營福
守極

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然祐祖續漢南陽太守。父衡。上黨太守。而女瑜爲晉景帝妃。武帝篡魏。崇號太后。猶帝王氣也。祐雖無子。而祐兄發。發子倫。暨尹。篇四人。又祐伯父秘。叔父耽。則無後者。蓋獨祐耳。

溫大雅字彥弘。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家弟溫彥博也。死生有命。豈關地理。兄弟一體。害此福彼。亦那可爲。然中心至性。

凶者
自常
宅

非可勉也。今親死且僵然在室。悲流未及。而福利是營。舉求壘師。惑於各房風水之說。互爲排斥。甚有停柩經年。至相列訟。亦復何人。

世傳凶宅。蓋從古有斯語。南史初大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身。晉江左初爲周顓蘇峻宅。其後爲袁真道宅。又爲章武王司馬修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故世稱爲凶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築。未及居而敗。唐淮南二節度皆卒於鎮。宣宗廟

人死
躲殺
之俗
非經

李珣以檢校尚書右僕射領淮南節度勸易署寢
珣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果疾亟
歿於官

今俗家人死輒行課算某日魂當還輒棄屍徹哭傾
戶走竄謂之躲衰此雖鄙猥絕有所本魏皇女淑
薨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陳羣諫曰開二宮上
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
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
又顏氏家訓亦云偏旁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

事有
則定
不可
逃者

莫肯在家。盡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燃
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
有情之推。南齊人魏又在三國。則愚瞽流傳。下搖
上惑。非一日矣。衰字通書作然。

侯景反。周命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討景
於渦陽。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詔紹宗同劉
豐圍擊之。紹宗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
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房豹爲開府主簿。白紹宗
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

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先是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紹宗堰洧水灌潁川。城將陷。紹宗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艦徑向敵城下。西人鈎之。紹宗自知不免。遂投水卒。見紹宗及劉豐房豹傳。蓋事

狀元
焦試
官

之不可逃。有如此豹之言，則篤論也。

宋元豐間，開寶寺寓禮部貢院火。其後別試，乃更得焦蹈爲魁。故時有不緣南省火焉。得狀元焦之句。天順癸未，禮闈亦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試官，好事者亦爲之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焰可爲災。兩事偶相似也。

張竦
思古
胸日

前漢張竦，苦約，篤信士也。王莽末，客居池陽。賊兵至，竦居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蔽也。唐陳思古，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巾思。

忠辭以辰日不見。薛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

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鑿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遂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名法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

吳雄
趙興
不避
忌諱

六

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陽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禁忌者。多談爲證焉。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

金龜子下篇卷之四十一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許由
棄瓢

逸士傳許由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人遺一瓢飲畢
掛之樹上風吹歷落有聲以爲煩去之陳子曰橫
渠子曰佛者塵芥天地以爲至大然未嘗能爲大
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許由之度已不能容一瓢

彭祖
祖觀
井圖

而堯煩以天下是堯不智也

友人出彭祖觀井圖視予且索予題圖不著作者姓氏其工拙勿論若其事則有可言者世傳彭祖之觀井也。冒井以車之輪以其身絙於大木而後逡巡倚視焉。足縮縮乎猶將推之也。目眴眴而迷。吁亦大繇神矣。則曷若置勿視之愈耶。以彼其尊生。宜何所不至。迺終其身。至七十娶。晚以鄭氏妖淫。敗道。率放於死。矜蛙坎而忽鯨海。又何也。余聞之也。古之至人。潛行不窒。履空不陷。行乎萬物之上。

季札
辭劍
圖墓

而不悚蓋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而丈人游而安之若陵况此不盈蹄涔水耶祖不足以及此

吳季子札使北道徐。徐君心好其所佩劍。而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也。使還過徐。徐君死矣。札嘆曰。詎豈以死二吾心哉。遂解劍掛徐君塚樹上而去。好事者因爲是。曷君子曰。一劍易解也。然可謂高行矣。夫不以人之死而易其心。況生者乎。徒諾之心耳。猶不忍宿况已惠之言。已見之事者。

乎。道塗邂逅之交。之死而不忘。況君親朋友之間乎。

徐嗣君不欺交

延陵季子掛劍一節。每爲好事所圖。余亦一嘗題之。大率據史記所傳耳。按桓譚新序。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返。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今人但知季子不欺死友以存信。不知徐之嗣君能。

休類
貪生

不欺死父以成義也

圖爲一老人披裘拾遺穗。故畦中。蓋列子之所謂林類者。與。其一人肅立於隴首。蓋卽子貢。夫子所使往訊之者也。世言列子之學。參本佛經。今其爲類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皦然輪迴之說也。死者生之所必有。時至而勿怛焉可已。而以死爲樂。樂死可也。而猶幾其復生。夫貪生者。一世而彼無竟。貪戀孰大焉。

泰以三陽御小人。而包荒中行直以理服之。故小人

小人道憂

封口
斲指

人乘者易溺

道消。蓋化小人爲君子矣。夫以五陽決小人而壯。頌獨行。廼以勢偏之故。小人道憂。憂其不免於君子而已。然小人之計益深矣。

帝鑄金人。使封其口。明大辨之不可爲也。周鼎鑄。使斲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用也。

火烈而人畏之。莫嚮邇焉。水襲而易溺之。天下之溺人者。其所襲也。衽席之間能殺人。樽孟之間能殺人。而人以此爲不如鋸鉞也。亦襲而易溺也。

亡夏者桀。而夏之所誅者。盡豪傑也。豈謂我之爲桀。

經亡
夏劫
亡秦

哉。亡秦者胡。而秦之所備者。乃西北胡也。豈虞其
子之爲胡哉。

通志曰。桀見蘇書云。亡夏者桀。於是

大誅豪傑。

火浣
布吉
光裘

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浣之必投於
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牽
西京雜記。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
嘗服此。以聽朝。此二服誠異。然皆出於西。而集於
騫遠好大之世。

知禮
不言

叔向知晉室之將卑。不明言於國。而私諸隣。何曾知

晉室之將亂。不昌言於朝。而私諸家。一子之知也。然皆在君子之後乎。

齊宣
誘用
按子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也。其常所用不
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
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
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非直士其孰能不阿
主。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北史魏
宣武幸鄴。閱武躬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
臣勒銘於射所。魏收魏書。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

宋使
張寶

文。文成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時無直士矣。意者皆九石之類乎。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吳國人恐矣。左右皆曰。此所謂肉自生虫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而問焉。曰。爲君視齊寇。不知其近而

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益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驅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陳子曰：秦諸博士，隋元善達、楊義臣等，以報罪死。秦隋亡，而叔孫通、虞世基，還用於漢唐，終其身富且貴，夫古今一也哉。

賞罰
在當
順性
公人

或曰信賞必罰。曰賞有功。罰有辜。信必在其中矣。如
信必而已矣。毋已。迂諸。或曰人主賞以飾喜也。罰
以飾怒也。曰不然。率性而行。順性而動。好善惡惡。
賞罰行焉。烏乎不可乎。昔者紂好蜚廉惡來。崇侯
費仲。而惡三仁九侯矣。飾之以賞罰可乎。或又曰
人主作威作福。必有不測之賞。以搖天下之心。有
不測之罰。以禡天下之氣。曰此亡國之言也。非明
主之賞罰也。明主之爵人也。於朝。與衆共之。其刑
人也。於市。與衆棄之。故賞未行。而天下皆知其賞。

之有在也。罰未行而天下皆知其罰之有在也。夫何不測之有。

記功忘罪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罪。宜爲君者也。史記稱項羽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其亡也不亦宜乎。

漢詐降楚

僞漢王降者。乘黃屋車。傅左纛矣。直漢王降。則白馬素車。係頸以組矣。此敵情也。甚哉項氏之愚也。

義帝有帑

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窮戶之細豎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一日在上。乃獨運大柄。擣置。

漢元

唐德

謀正

信邪

王庾

楊晉

張詞

王漢

諸將若素君臣然。雖項王之慄悍。且有宿德。固云假也。入關之役。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故此一事。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焉。及項羽既擊沛公。破咸陽。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僂君子。唐德宗之猜忤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唐楊夔原晉之亂。以爲不自敦峻。而稔於王道。庾亮豈非以翼虛駕。僞崇扇趾。薄躡敗跡。以覘立朝綱。

蠹時風以基構王業者。導與亮之爲耶。權德輿論
兩漢之亡。以爲不自莽卓。而深罪張禹。胡廣。豈非
以多方善柔。保位持祿。陷時君以滋厲階。附兇沴
以結禍胎者。則禹與廣之爲耶。

四方多事。此小人之福也。故董卓誅。而賈詡勸賊黨。
李催郭汜。張濟於關東西。所在復收兵。攻長安。漢
之亂。遂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投降。
將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於河北。分爲大鎮。
迄於唐亡。不可復取。詡倡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

賈詡
懷恩
倡禍
莽亂

養禍以自固其威寵也

魏陳思王之狂也。艱其貞與。晉懷愍太子之愚也。晦

其明與。嗟夫。淫虐如南風。賈后而太子少全理矣。

然思王之免亦厯已哉

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俟其自及也。

隱太子之變。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決。王曰。俟其

發而後以義討之。吁。毋為兵首。彘殺機以窺天倫

也。厚乎

唐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

太宗
延問
京官

鄭莊
秦王
志成
弟兄

懷愍
陳思
王

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按此乃明四目達

四聰之要也。

僧道
拜父母

貞觀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顯慶二年。禁僧尼受父母拜。然則先此貞觀之詔。蓋未之行也。

聖僧
聖僧

罷娼籍。俾之從良。黜僧行道徒。約之返正。此變風俗第一事。而舉世恬之。以為宜然耳。至粉黛填巷。緇衣塞衢。上之人不惟勿之禁。寔鼓盪之。欲人心從善。風俗不壞。悖可得哉。

甚爾
及爾

廣披削。盛闡割。絕氏族。戾天心。王政禁之。

言事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武氏紀元之初政而后此置銅匭開告密遂紛紛矣以此稱天下之口而行其姦可也治世仍而不改何與至廼以帷簿曖昧蠱人甚矣

唐穀
厚歛

王仲初華清宮詞有二月中旬以進瓜之句而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夫達時以棘欲至破二月之瓜峻法以厚歛至使民賣一月之絲糶五月之穀南唐時政如此毋趣亡得乎

宋重
氏牧

宋朝官以數任除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閣官須

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重民也此足爲百世法

比窓灸輟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

家草木子曰元順帝閱宋徽宗畫稱善瓊瓊進曰

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不能曰獨不能

爲君

問相於宦官宮妾不知各兒童走卒皆知名則名相

得矣

藺相如曾爲宦者令繆賢舍人因之以進迄位廉頗

上故頗詆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有繇

仁宗
能君
徽宗
不能

名相
不結
宦妃

相如
宦宦
者

哉

漢武用人不遺

漢武帝以牧羊得卜式。以養馬得金日磾。雖小善不以庠眇隔也。因而得其大者。帝可謂察也已矣。

布被驚枕

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操爲圓木驚枕。而司馬溫公亦驚枕。然公勤也。操

猜也。

衛青塞六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黜。公孫丞相開館延天下士。而獨心內忌黜。此爲青有容賢之實。弘有好賢之文也。

定國不託
於翁

金鑑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託其邑。子兩人與翁歸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旣去。乃謂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史稱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是故其氣可挹也。何廷尉大臣。不敢一見其邑子。豈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其私也。不然。且有免冠爲弟請者矣。史言何並之節。亞翁歸也。廼知鍾廷尉不于廷尉耶。

同時何並遷潁川太守。潁川鍾元領廷尉事。

弟威爲郡掾。贓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

等之罪。願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太

守竟殺之。

子茂
忠君

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誼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

哲著。偉哉子康。豈以一節爲諒者耶。

陳寔
受侯

陳仲弓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

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

不可違。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

終無所言。大將軍竇武辟寔爲掾屬。時中常侍張

張
張

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甚耻之。寔廼獨吊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按私請不可行也。而受侯覽之託。以全其主也。往見非義也。而赴張讓之喪者。以全其黨也。夫苟可以扶善人。而恬小人之心。汙其身。亦爲之。所謂太丘道廣者。非耶。然共順貞厲。含章直方。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太丘豈有求於世者。君子謂二事也有太丘之志。則可。

張文紀埋輪劾奸。單車諭賊。剪當路之豺狼。活枯釜

之遊魚可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曹操曹操之未篡欲借漢以盪吳蜀也亦前者挾天子都許之餘知與於夏侯惇之謀知之

王導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司馬孚也幸敦以不成事而死耳

阮籍蘇門之不答阮籍蓮社之不受謝靈運察其神失吁誕而不節豈真儒之棄耶

庾亮庾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而解仇以心爲國而毋以有日者然夫

謝孟何有

謝安遲緩而取饋。孟嘉風流而落帽。二人胸中豈有

桓溫

溫耶。斯亦孔融禰衡之於曹操哉。

杜王不道

杜景佺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能正言以爭惑國之瑞也。

李藩批勅

李藩爲給事。則批勅爲宰相。則塗詔。吁。戇矣。然世安得此風乎。

李沆易子

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易子窮邑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不益

異乎。

何易于爲益昌庭有兢民轍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
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三年獄無繫
囚爲政簡易若是今郡縣事大者不能不付吏蓋
事有成案則後奸絕然能無失易于之心則善矣
又梁任昉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
徑行邑郭人通詞訟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
之

唐李昭德以白兔御史王弘義對蒼鷹獄吏朱子語
類胡致堂以鷄鵝御史當虜中龍虎大王相傳以

國史
源柄
可

爲笑鶴林玉露記嘉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言八盤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雜擒虎。張降龍之句。余又記嘉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慮不足備不虞。卿言令宮中養狗。其無謂也。曾頴叔因曰。朝言不及犬馬。云。禧被黜。於是有宋羅江之號。李清臣言御史宋禧勸陛下宮中養犬。諛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譴訶。擢爲諫。

官。然則禧非黜反陟矣。餘冬序錄。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馬拔尾落。臆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何燕泉曰。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吁。崇臺閼垣以寵之。又大官厚祿。以獎其能言。何弗至乎。

朱子語

錄高宗朝有御史上言聖節殺鷄鵝太多請只今
後猪羊大牲適有傳房中一龍虎大王南侵者造
方以爲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鷄鵝御史當之
嘉靖甲寅大荒京師人饑物耗一鵝之直需銀八
九錢上供繁急大官密蒐民間輒用黃布爲幟志
之以絕他販御史閩人何廷鉅條陳云近時荒歉
四達蕭索物價高貴牲口漸盡恐他日供應祭祀
一切上用無從厝辦在位臣工所宜同心體國節
情殺禮今後暫止往來會席仍嚴禁屠宰只許十

日一開。吁。鷄鵝御史。再見今日矣。

御中不預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百官賜宴曲江教坊娼

顛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

國初士大夫宴集。仍用女伎。踵晉唐故事。以都御

史顧公佐言而罷。公之功。又有光於替皇矣。

呂文起用呂許公復相。則起范文正於饒州。文潞公復相。則起

唐質蕭於英州。汪乎大臣之度。亦其爲國之忠也。

哉。

折枝避蟻折柳小戲也。而諫之。此桐葉必封之意也。避蟻曲愛

宋人
輕武
臣

也而稱之此易牛可王之說也

王武恭狄武襄皆積戰功起行伍脫堯牟致位兩府
縉紳所嫉貌類藝祖宅枕乾岡蘇儀甫孔道輔言
之宅現光怪姓合識書歐陽永叔劉原甫屢言之
且夫貌遺之父母姓受之祖宗皆用爲罪四公非
讒人者以斯知文武分鑿爭進爲忌君子而不免
亦以徵宋世儒者委蛇守文耻言兵事劣視武夫
其所由來漸矣

王欽
皆相
材

王德用不怨詆已者惜孔道輔爲忠臣狄青不怨詆

已者。處劉易如平昔。兩人之德宇邃矣。皆相材也。
殺一隊長。則斬一隊法也。然則殺一將。誅三軍乎。宋
鄜延亡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歿。宰相章惇議盡戮
全軍四千人。李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
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
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此議誠是也。嘉靖癸亥
秋八月。遼東總兵官楊照偵得虜帳近邊。揚一夕
提兵出塞數十里。往襲之。黎明。逼虜營。既出虜不
意。虜倉卒被甲不暇。內顧其妻子。其魚驚鳥迸。駢

首就俅。一時俘斬男婦老稚。亡慮已數百。馬牛羊羸橐駝皆散。被山野不收。楊大喜。遂悉遣其兵。皆四出逐利。隨行厯數十人。忽伏虜起溝隧。一矢正中楊右頰。已復中其喉。楊墮馬。虜遂從而甘心焉。師還。御史遣人蒐其事。本末皆不以實聞。竟坐罪。偏將及中軍。而當時楊左右數十人。皆牙帳親兵。反未嘗一執何也。後事白。坐罪者次第皆被雪。叙用。而迄未嘗有一人爲大師坐其疾視不救之誅。良可嘆矣。

宋李薦談記。蔣順叔爲江淮發運。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我朝周文襄公。枕巡撫江南。聞公有曆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

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
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
不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也然亦即
蔣事耳

荒歲
他遷

昔唐張延賞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延賞曰
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已勅吏為
修室廬民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古者移粟移民
粟無可移雖聽民之移不亦可乎嘉靖癸丑徐亮
間亦大饑民挈妻孥流而南官府為戒約其舟廛

所聞異此

癸丑冬甲寅春京師內外大饑。厖羸塞衢。往往一
仆不復起。時司禮監太監黃錦掌東廠。令九門外
多掘土坑。以埋腐肉。一坑深廣可容數千人。不幾
日輒滿。鄉民携子女鬻京師。弗售卽委去。婦女挿
草標以自鬻。民有鬻妻者。妻亦少美。見一人持錢
二三十輒捨去。遺券于道。曰以妻償。有食其子者。
官逮鞠之。對曰兒且餓死。委之中野。適餒他人腹
耳。曷若供父一殮乎。又有困甚。知盡慮爲鷹犬所

屢。廼就途邊跑淺坑爬搔沙土以自冒。僅露鼻孔。以待斃者。有自經樹枝者。有服毒者。有全家投河者。是歲三月始詔祭太倉米四萬石。各門煮粥以待餓。於是外郡蟻集死者復無數。顛踣僅至而骨已屯矣。米價一石。至白金二兩二三錢。京師富人。有華居潔衣。而終日不得一食者。夏又瘟痢大作。延及士夫。至於闔門華命於床褥間者多矣。誠三十年來未有之一大變也。

甲寅六月十八日。京師陰雨連日不解。二十三日。

大雨至二十五日。皆晝夜如注。坍塌公私第舍萬餘所。多厭死者。平地水深丈許。街巷之間一望汪洋。亦有死於溺者。外城初畢工。用費六十餘萬兩。禮部議告郊廟。自閣輔兵工大臣皆錄功。推恩進爵。賜廕。管工大小官員。下至書辦工匠。以千數。皆例有陞賞。方極沾渥。至是皆蕩為川。墻垣梁口鋪舍水關。冲坍幾盡。先是癸丑五月。外城始築。忽數日大雨。渾河水突至。漫過盧溝橋。冲壞堤岸。揚木。廠。狼窩口等處。直冲新城。撫按奏請修築堤岸。以

護外城工部方鳩工集料。忽一朝漂盡。費亦萬計。順天屬縣數百里外。城市鄉村。通行舟楫。滄沒人口。亡筭。哭聲殷地。說者以爲京師之變。二十五年之所無。而內外州縣。居人墜溺。亦癸丑之所未也。有

雙槐歲抄記高郵一千戶者。以公事之淮安。時大風

秋游
得子
葉滿
殺妻

雨。憚於湖行。故往返遵路。其反也。適沿湖堤。望一舟覆焉。一少年宛轉波濤中。號呼良苦。千戶惻然憫之。顧視一漁舸。遽解其囊。得金可十兩。示其人曰。幸往救彼。以此奉酬。漁人鼓舸往救之。至乃其

子也。省其父來矣。异哉。某千戶救人也。乃得其子耶。使千戶少有愛金之心。卽殺其子不俄頃矣。予因憶幼時嘗側聞先太恭人言。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余虞地方沿海。一夕水深一丈許。居民民居。漂沒二筭。水少定。乃多有駕筏撈取資貨。因之致富者。一夫操竿率水許。適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載浮載沉而來。手扶一筭。將抵涯。其人顧利其筭。遂沉其女子。已發筭視之。乃顧其妻也。庚帖宛然。歸有日矣。此人自謂殺一女子。而利其

卷之四十一
二十
有詎意乃殺其妻也耶。世謂積善之慶則餘鍾其子。失道之貶則延及其妻。然或有迂而不合。或驗而稍遲。迺若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正殺其妻。善惡之報驗于頃刻。一念之間。天道之報施。曾亦不爽於毫厘。有如此二事者。